

蒲公英

雨季的回憶



雨季來了，這幾天雨下了個沒完沒了，老天整日苦悶著臉。我退休已有五、六年，不敢出門，逛商場不怕狂風暴雨，怕只怕馬路上積水不退，車子陷在水中。

我住的地方，下起傾盆大雨，街上積水不像那些低洼的地方，一下起大雨立刻成為汪洋大海。車子也會陷入水中。

記得年青時，天下大雨，馬路水深及腰，我冒水駕車到學校接妹妹放學。

她上的是東方大學，那個區域，一下起大雨，一定積水成河。

我那輛老爺車陷在水中，水已經淹進車裡，只得猛踩油門，車子只要一停火，後果不堪設想。小轎車一寸一寸的行走在汪洋大海似的馬路上，最終還是有驚無險，脫離陰境。

有一年，也是雨下了好幾個晝夜，好不容易盼了雨停的時候，街上水深及腰，我與堂弟涉水從唐人街走到三叔仙範社，那時的SAN JUAN還不叫市，只是黎剎省的一個社區。初生之犢不怕虎，不怕及腰的大水。

那時候，只要雨季一來，涉水步行是司空見慣的。從沒顧慮到下水道的人孔的蓋子，不見了，一不小心，跌落下水道可不是玩的。

記得也在那個時期，有位母親接孩子回家，走在汪洋大水中，一不留神，孩子掉落人孔裡，死於非命。

我們這裡的溝渠蓋，常常被偷去當費鐵賣。偷的人是些無業遊民，那些萬家明知犯法也是照收不誤。像這種人，可說是喪盡天良，老天會懲罰他們的。

記得年青時，我寄居姑母家，我住的地方是天台搭起來的一間小房間，旱季悶熱，雨季天台積水，不是很深，晚上還是可以將就睡覺。有一天暴風雨過後，屋蓋被掀飛了，天晴後，那晚，我真的住入了星級房間，掙開眼是滿天星斗。晚風習習，在星斗下我夢到了飛上外太空，穿梭在星星與月亮之間。

2026年8月17日

鵬陳萬語

從「戰狼」到「廚子版戰狼」 某家中文外媒為何又「扣帽子」呢？



8月19日，人民網「人民銳評」欄目刊發常晉署名評論《「龍餐館」走紅，誰又「破防」了？》，把近來圍繞電影《歡迎來龍餐館》的輿論風波攤開來講：一部反戰、講普通人善意的國產片，票房口碑雙豐收，卻被部分境外媒體體摘引個別差評，扣上「廚子版戰狼」的帽子。

文章雖未逐一點名，但語境直指某東南亞國家的某報，該報8月14日在海外社交平台轉發相關說法，先列「三天票房4億、豆瓣8.5」，再引「大量一星評論稱其為廚子版戰狼」，把極小眾差評放大成影片標籤。

銳評順著這條線，把近年國產爆款被「政治化消音」的套路一次性抖了出來：《戰狼2》被說「意淫」，《流浪地球》變「戰球」、《哪吒2》成「戰藕」，連《給阿嬤的情書》這種講潮汕親情與僑紐的溫情片，都被安上「統戰工具」「攻心戰」。只要中國故事火出圈，題材不論科幻、動畫、家庭還是戰爭，總有一頂意識形態帽子等著。

銳評捅破的是雙標邏輯：若把《歡迎來龍餐館》主角換成西方人，在戰亂區開餐館救孩子、全程沒開槍，大概率是「人性之光」。

換成中國東北廚子徐福，端炒鍋救當

地孤兒，就成了「戰狼變種」。

影片本身講的是戰爭殘酷與「好好吃飯」的和平份量，靠文牧野的紮實敘事、沈騰與蔣奇明的演技、中國電影工業體系化製作打動觀眾，不是靠什麼「刻意植入」。

外媒與部分境外影評人跳過文本做政治讀數，國內少數「精神他鄉人」跟風復讀，本質不是影評分歧，而是對中國文化影響力上漲的不適。

當中國敘事不再經過好萊塢或西方媒體轉述，舊話語框架就只能用「戰狼+」萬能標籤來消解。

評論也沒把「批評」一棍子打死：客觀差評可以存在，但拿0.8%的一星當主流、拿邊緣吐槽當標題結論，不是專業報道而是比例失焦。

它最後把話落在「摘下有色眼鏡」上一——國產片走出去，靠的是故事裡的中國價值：仁者愛人、珍重和平、普通人守底線，這些本就長在血脈裡，不需要外部批准，也不會被偏見重寫。

從「戰狼」到「戰球」、「戰藕」再到「廚子版戰狼」，帽子越造越輕巧，觀眾用票房投的票卻越來越重。

《龍餐館》們繼續走紅，說明中國電影已經學會用自己的鏡頭講亂世裡的熱飯與人命；外媒若只會翻2017年的詞庫，破防的從來不是電影，而是那套再也罩不住新故事的舊解讀框架。

我們這裡已是東方威尼斯了。

雨是停了，根據手機上的報導，已下了紅色暴雨警告，看來，雨還是會下的。

天放晴或是大雨滂沱，我與老伴沒受影響，從家裡去亞洲商場，一路不會碰到積水比較深的馬路，只是懶得出門，耽在家裡瀏覽手機，讀讀書，一下子一天又過去了。

希望明天會是個大晴天，再下幾天雨，我們這些老頭，人被關得滿身不自在，都發霉了。

老油條

日本「光刻膠」 能卡住中國命脈嗎？（一）



高市早苗言論與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復燃引爆了中國人民對日本極端的憤慨，中國政府對日及時實施對軍民兩用的稀土管控。塑成日本許多生產企業停產和關閉……。日本這頭壞到骨頭的豺狼，確也不是省油的燈，它在今年6月23日東京硬化，JSR，信越化學，富士膠片這四家日本光刻膠巨頭，在同一天對中國客戶突然發出了斷供通知，高端光刻膠新訂單，全部一律不接單……。中低端的供貨大幅度壓縮，所有派駐中國精元廠工藝工程師，全部給撤回日本。這是一場有預謀，有組織，有紀律的集體行動，是一場對晶片發起珍珠港式的偷襲行動……。

日本目標清楚就是要卡住中國晶片脖子，讓你喘不過氣，讓你動彈不得，日本人為什麼敢要這套，他們覺得自己絕對能成功，因為是經過精心算計，日本手裡的牌確實是嚇人，讓咱們詳細看看市場份額，日本這四家企業在全球半導體光刻膠市場，合計份額超過70%這是壟斷，一旦折開看更令人驚心動魄，ARF光刻膠，主要覆蓋14至19納米主流製程，日本廠商獨佔約82%，KRF光刻膠覆蓋90至250納米的成熟製程，日本企業拿下了85%，最頂級的EUV光刻膠，用於7納米以下的頂尖晶片，日本的份額高達95%，這已不是市場佔有率的問題了，這是掌握您生死大權。正是理論上所言日本他們想讓誰停產，誰就得停產……。

其實中國早有那種危機感，早已明白光刻膠在晶片製造中心的地位，光刻機就如一枝劃筆，而光刻膠就是墨水，晶片的製造就是在比頭髮絲還細幾千倍的矽片上，雕刻出幾十億個電晶管若沒有光刻膠去感光去顯影，把電路圖轉印到矽片上，EUV光刻機在尖端，即使是一台價值過億美金的寶貝，也如一堆被砸爛和啃不動的廢鐵……日本人就是握著這個命門，而且已有先例2019年日本曾經用這種手法差點把韓國半導體直接送進墳墓……。

2019年7月1日日本經濟產業省，曾用這個招數絕活突然宣佈，對韓國實施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只有突然一個電話，沒有絲毫預警，沒有談判，三種光刻膠材料全禁在管制清單，每一批出口光刻膠都要單獨申請許可，而審批週期需要至少90天。當時三星庫存只夠撐上幾周，EUV生產線面臨停產……那時正值三星與台積電爭奪先進位程最關鍵時刻，日本砍下這一刀，無異把前線大軍糧草給斷了，結果三星當年利潤暴跌53%，SK海力士更慘暴跌90%，韓國半導體產業陷入空前危機……當時三星太子李在容急飛東京求和也無用……。

現在日本人這把曾經將韓國人砍得血肉模糊屠刀，調轉刀口陰險地砍向中國，日本人的邏輯很簡單，很粗暴又兇狠，他們認為當年能打殘韓國，今天也能拿捏中國，日本賭你肯定會慌會亂，賭中國會因沒原料停產……被迫簽上城下之盟，但日本犯上了一個致命的錯誤，選錯了敵人……。韓國當年是晴天霹靂毫無防備，而中國呢？中國人早在2019年看到韓國倒下的那一天起，中國就有一種危機感，早早開始了系統性的排兵佈陣，等你日本這隻惡狼的屠刀，不是臨時抱佛腳給你日本任意宰割……。

從2019年到今天已整整準備有了六年，日本人以為實用珍珠港式偷襲會成功，不幸的日本是撞到了中國早已築成的鋼鐵長城，這六年中國做了什麼？咱們從研發端揭開來看看，ARF和EUV光刻膠早已

被國家列入最高級優先事項，上游樹脂光酸溶劑，這些刻心原料，同步推行自主研發，預備從源頭上受日本堵死被卡脖子的可能……。

（待續）稿於2026年7月20日

鄭亞鴻

《歡迎來龍餐館》觀後感



近日，又一部與僑有關的電影《歡迎來龍餐館》在大陸上映，自8月11日公映，截至8月19日累計票房已突破11億元，被譽為暑期檔最大黑馬。

幾乎每個海外國家都有中餐館以及中國人長期深耕的行業。《歡迎來龍餐館》的許多情節直接取材於多個早期中國人出海中東的真實故事。電影講述的是欠債廚師、中年人徐福和《給阿嬤的情書》中的阿公一樣，為了生活，遠赴中東某國首都「龍餐館」任主廚，與經理馬俊生經營生意，初時憑借地道中餐吸引顧客。而後該國遭遇美軍佔領，戰火紛飛，恐怖主義興起，他命運翻轉，既吃到了「戰爭財」，也受到多方勢力的傷害，被美軍逮捕過，也被恐怖分子捉去過。目睹了平民死傷和馬俊生為掩護他被殺，他放棄獨善其身的念頭，最後捨命拯救了23個被恐怖分子挾持的中東孤兒。

電影摒棄宏大英雄敘事，聚焦亂世中普通人求穩謀生的小人物視角，貫穿與推動情節的是一頓頓精美的中國飯，讓餐食成為維繫故事與情節發展的針線，在笑淚交織中引發強烈共情。龍餐館裡的老闆、領班、助手、學徒，共同構成了故事的經脈。從最初一心自保、獨善其身，到主動庇護戰亂孤兒，影片將徐福的怯懦、掙扎和善良刻畫得真實細膩。為了能拿到經銷渠道，徐福可以嘗試中東風格與中式口味的融合菜系；為了和美國大兵搞好關係順便斂財，啤酒、燒烤、小火鍋想要的都能安排。徐福等給安全區送過飯，為當地大佬操辦過婚宴，與美國大兵們共享過啤酒燒烤，也為監獄駐軍提供

沖洗潰爛創口，以清泉澀去征塵與傷痛。

奇妙之事隨之而生：凡飲過聖泉水之人，連日長途跋涉積攢的困頓疲憊瞬間消散，原本萎靡的精神陡然振奮；那些跌打瘀腫、刀箭新舊創口，經聖泉水清洗滋養後，腫痛漸消、皮肉收口癒合，營中傷病士氣色一日好過一日，整支隊伍士氣一夜重振，個個精神抖擻、氣力充沛。

待到次日與敵軍列陣對陣，起義軍將士全然不復往日疲憊，人氣勢如虹，手持兵器奮勇衝鋒，廝殺之時勇猛無畏、所向克捷。此役大破敵兵之後，隊伍又乘勝追擊，接連數戰皆獲大勝，前線捷報頻頻傳回營中。

經此一役，聖泉滋養將士、助力起義軍重振軍威的傳奇故事，便在當地民間口耳相傳，流傳至今。及至民國初年，時局動盪，軍閥割據，兵戈不休，百姓顛沛流離、生計維艱。中原災民不堪戰亂之苦，諸多鄉老攜眷南下逃難，希冀覓得棲身之所。逃難人群裡，有一位中年婦女雙目失明，一路風餐露宿，輾轉跋涉，行至龍顯堂廟前已是心力交瘁，寸步難行，只得

過聖誕晚宴。進了監獄成了囚徒，曾經嗤之以鼻的左宗雞該做還是做；為訓練基地孩子們做臨行之餐；甚至逃亡之路上也能烹製出一鍋燴飯……徐福收留戰亂孤兒養父及其他孩童，以烹飪為紐帶提供食物與庇護，在聖誕突襲等危機中多次用廚藝化解困境、穩定人心。歷經逃亡，險些命喪異國，帶領倖存孩子獲得安全。影片尾聲徐福多年後重回中東，见到了他的徒弟賽夫經營的龍餐館。他的關懷和善行改寫了這個曾經充滿仇恨的賽夫的命運，傳遞出反戰內核。難怪有人稱「這是一部喜劇片，這是一部美食片，這是一部戰爭片，這是一部紀錄片。」

徐福通過中國式的兢兢業業的努力，不僅成功賺到了錢、立足當地社會，還傳播了中國美食，力所能及地回饋與幫助當地人，並取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這一共贏的局面，反映出了中國華僑華人與世界各國經濟交往的基本特點。這部電影與《給阿嬤的情書》比較，一個情節跌宕起伏、波瀾雲詭，一個故事溫潤綿長、深情款款，但內核高度一致，都從普通人的生活出發，表達出他們心地善良、見義勇為精神和家國情懷。

公元前219年，一位叫徐福的秦朝著名方士受秦始皇之令，率童男童女三千人東渡瀛洲，為皇帝尋找長生不老藥，被中國僑聯命名為「中國華僑第一人」。兩千多年後，又一位叫徐福的普通中國人自發遠赴中東，帶去的是中國美食，為的是能「好好吃飯」。中國人走向世界，帶去的從來不是戰爭，不是殺戮，而是「和合共生、世界大同」的和平觀。這就是我看完《歡迎來龍餐館》的觀後感。

（2026年8月21日）

唐永泉

龍顯堂「聖泉」



龍顯堂古廟右側，隱有一泓靈泉，鄉人敬稱「聖泉」。相傳此泉乃南海觀音慈悲濟世，揮灑聖水點化而成，千百年來細流「潺潺」，四季不竭。泉水澄澈瑩淨、甘冽沁心，秉冬溫夏涼之特質，實為一方鍾毓靈秀的活水。尋常鄉民汲而飲之、盥而潔之，久則潤膚養顏、寧心安神，少罹疾患、心境清寧；常年受泉水滋養者，大都體魄康健、家宅安順。

元末朝政昏庸，苛捐繁重，烽煙四起，民不聊生。草霸王李大不忍百姓飽受壓榨，遂在尚鄉鄉揭竿舉義，召集鄉中壯士起兵反抗暴政。經年轉戰清溪、南安、同安、莆田等地，將士們翻山越嶺、日夜奔襲，數

次浴血搏殺於沙場，早已鞍馬勞頓、人困馬乏；不少士卒身負刀箭創傷，舊傷未癒又添新瘡，營中傷病者甚眾，整支隊伍戰力日漸衰微，前路難行。

一日，李大帶領殘存部眾輾轉撤至湯泉鄉虎岡山麓，見龍顯堂週遭地勢開闊、背山避風，便下令就地安營紮寨，暫且休整。彼時營中將士身心俱疲，許多人身上戰瘡流膿潰爛，日夜受痛楚煎熬，行軍意志消沉，軍心低沉渙散，人人都面露倦色，難有再戰之力。

正當眾人困頓無助之際，有兵士偶然尋到古廟側邊這泓「聖泉」。只見泉水「汨汨」湧出，澄澈甘冽，眾人如逢甘霖，爭相汲取泉水解渴，以泉炊米煮食、補充體力；更有受傷將士拆下包紮布帛，用聖泉水細細